十七史商榷

十七史商榷卷八十五

東吳王鳴盛述

新舊唐書十七

新書刱立體例遠勝舊書

循吏儒林酷吏游俠佞幸滑稽子長所立品目也各列傳中固已忠佞並著愚智兼載矣而偏美偏惡抽出別題之後之作者或因或革隨事爲名亦無不可新唐書又特變前例而別爲一體凡方鎭之守臣節者既入之列傳矣其餘桀驁自擅而猶羈縻爲臣者則自名藩鎭傳而聚於酷吏以下蓋此輩皆未至於

叛而近於叛者也故其位置如此至於惡之甚者爲
姦臣敢爲悖亂者爲叛臣稱兵犯上僭竊位號者爲
逆臣此皆刱前史之所未有舊惟逆臣中人總附于
末不與衆傳相混猶少一李希烈其餘直與希烈一
槩列各傳中愚謂新唐書固遠勝舊書何則新書於
希烈傳中以希烈與梁崇義李納朱滔田悅謂之五
賊舊書於史憲誠等傳論中說河北凶横之狀謂之
魏鎮燕三鎮謂魏博鎮冀幽州也即李寶臣李懷仙
輩皆跋扈無君舊書乃與諸傳平列毫無分別可乎
故知新書所改是也

舊書之尤可怪者安祿山傳後有高尙孫孝哲是矣乃朱泚既與祿山等同列則姚令言源休輩助逆醜徒正當附泚傳此侯景傳後附以王偉例也乃又提令言與休入之前列傳中此更錯亂之至新書泚傳中既附令言等事極是目錄於祿山下小字注高孫亦極是乃泚傳下不注姚令言源休等名亦係漏去

新改舊有是有非

新於舊書不但增損改易其正文已也即其標目名號位置先後分合編類亦移動十之七八平心而論有是有非今未暇覼縷略舉幾事以明之陳子昂舊

入文苑是也新改列傳非也劉蕡舊入文苑非也新改列傳是也李巨川舊入文苑非也新改叛臣是也劉子元之孫滋舊別爲傳非也新改附子元傳是也嚴挺之之子武舊附挺之是也新改爲父子各自別傳非也陽城大有關繫當入列傳舊在隱逸固係大謬新改卓行尚嫌偏隘皆非也張嘉貞與其子延賞相繼爲宰相而俱不得爲賢舊書因其事蹟頗多而各傳固宜新書因其皆無大功大罪而合傳亦通皆是也

子孫無大善而別傳舊書此病已見呂夏卿直筆新

例者此不重出
邵氏經邦曰新書韓愈柳宗元不居文學段秀實顏眞卿不列忠義李淳風呂才不歸方伎皆非是案史例其人其事大者著者爲列傳微而不著者別爲文學忠義等傳韓柳等入列傳正史例也

節鎭治所

舊地志歷敘天下節鎭凡有四十七使每使下注明治所新地志各採訪使方鎭表各節度使皆有治所更明析矣讀兩書者欲讀各傳則先記明某使治在某地以此考其行事而當日情勢如在目前此因志

以通傳也及讀各傳即其行事以考則某治在某地一一可知此又因傳以證志也不能饒舌試隨舉兩則舊志淮南節度使治揚州今爲府治江都甘泉屬江南江淮等處布政司觀舊書杜佑韋元甫等傳則可見浙西觀察使治潤州今爲鎭江府治丹徒屬江南蘇松等處布政司觀新書李德裕傳則可見

諸倉

新唐李密傳密說翟讓曰今羣豪競興公宜先天下攘除羣凶若直取興洛倉發粟以振窮乏百萬之衆一朝可附霸王之業成矣讓曰僕起畎畝志不及此

須君得倉更議之二月密以千人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拔興洛倉據之因襲取黎陽倉案興洛倉一名洛口見食貨志在今河南省河南府鞏縣黎陽者續漢郡國志魏郡有黎陽縣其故城在今衛輝府濬縣東北也新任瓌傳義師起瓌至龍門見高祖曰瓌在馮翊久悉其人情願爲一介使入關宣布威靈以收左輔縣梁山濟河直趣韓城逼郃陽循朝邑蕭造文吏勢當自下次招諸賊然後鼓行而前據永豐積粟雖未得京師關中固已定矣高祖曰是吾心也乃授銀青光祿大夫遣陳演壽史大奈步騎六千趣梁

山以瓌及薛獻爲招慰大使高祖謂演壽曰閫外事與任瓌籌之既而賊孫華白元度等果降且具舟於河以濟師瓌行說下韓城與諸將進擊飲馬泉破之拜左光祿大夫留戍永豐倉案韓城縣今屬陝西同州府在黃河南岸與北岸山西之榮河縣相對永豐倉當在此亦見食貨志隋人積粟處唐兵自太原渡河即取此倉世亂民飢有粟則民來附也帝都所在必於近都地築倉貯粟而轉漕適中便地亦或置之以爲委輸洛口倉係隋煬帝所置穿三千三百窖窖容八千共至二千六百餘萬石事詳文獻通考第二

十五卷國用考李密據此故新馬周傳貞觀六年上
疏有云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是也黎陽倉無考
疑亦隋所置永豐倉據任瓌傳亦隋所置而唐人因
之者唐人自置倉復數十事詳新食貨志文獻通考
全用其文又有敖倉考漢滎陽縣屬河南郡今屬開
封府故城在縣北隋析滎陽地置滎澤縣明移滎澤
治於隋故城南五里今仍之亦屬開封府敖山本在
滎陽縣西北山上有城秦置倉其中曰敖倉城此城
本在滎澤縣西北十五里今縣治移則相去十里矣
此見唐括地志說詳予尚書後案禹貢及書序秦都

關中故於敖置倉以爲泝河入渭地後楚漢交戰酈食其勸漢堅守敖倉之粟見漢書本傳北方士堅燥掘土爲窖藏粟至百餘年不壞而何學士焯云聞中州人言秦人因土山窖粟其下不與今他處倉廩等然則此倉本自有異且西漢都關中東漢都洛陽魏晉及北魏皆因之至隋唐又都關中敖倉轉輸爲便所以歷代因之新康承訓傳龐勛反據徐州或勸西擧汴宋食敖倉則唐末猶存千餘年矣宋金元明都徙而諸倉皆不用

新藩鎭李正己之孫師道傳憲宗討蔡師道遣卒二

于陽言助王師實欲援蔡乃命少年為師道計曰河陰者江淮委輸河南帝都請燒河陰敖庫募洛壯士刼宮闕即朝廷救腹心疾此解蔡一奇也師道乃遣客燒河陰漕院錢三十萬緡米數萬斛倉百餘區敖倉本在滎陽縣析為滎澤唐開元中又析二縣地置河陰縣故此言河陰

分司官

唐都長安而洛陽為東都相去非遠其宮闕蓋亞於西都不特人主臨幸頻數而官於朝者亦多置別業於其中士自江淮來者至此則解裝憩息焉又設為

分司官不關政事而食其祿本以處罷黜之人或旣遠黜復量移于此而性樂恬退者亦或反從而求爲之此其制頗似明南京官而宋奉祠亦似之乃新舊地理志職官志方鎭表槩未之及殆因其閑散猥冗故從略而見於諸傳者則甚多姑隨舉如干條以存其制如舊書之王縉傳授門下侍郎中書門下平章事貶括州刺史移處州除太子賓客留司東都又白居易傳太和二年轉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三年稱病東歸求爲分司官尋除太子賓客居易懼以黨人見斥求致身散地冀於遠害凡所居官未嘗終秩率

以病免囮求分務識者多之五年除河南尹七年復
授太子賓客分司又劉瞻傳瞻罷相貶康州刺史移
虢州入朝爲太子賓客分司又文苑傳齊澣爲汴州
刺史李林甫惡之坐贓廢歸田里起爲員外少詹事
留司東都嚴挺之由絳州刺史爲林甫所構除員外
少詹事留司東都與澣皆朝廷舊德旣廢居家巷每
園林行樂杖屨相過談讌終日司空圖召拜殿中侍
御史以赴闕遲留責授光祿寺主簿分司東都乾符
六年宰相盧攜罷免以賓客分司圖與之遊又如新
書之皇甫湜傳仕工部郎中辨急使酒數忤同舍求

分司東都又舒元輿傳遷刑部員外郎李宗閔以爲浮躁誕肆不可用改著作郎分司東都又王璠傳左僕射李絳用太子少師分司東都又李固言以右僕射爲太子太傅分司東都又康日知孫承訓傳以言功移右武衛大將軍分司東都又李珏由宰相貶昭州刺史徙郴舒二州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又崔珙以宰相斥恩州司馬徙商州刺史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又起執政又以不自力避事下除太子少師分司東都又田宏正傳擢其兄融太子賓客東都留司杜牧傳以監察御史移疾分司東都據此諸條則知

不論尊卑文武上自宰相下訖庶僚皆可分司大約宰相多以賓客居之故新李德裕傳德裕凡三次分司始以宰相出爲節度又被譏貶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再貶袁州長史徙滁州刺史又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後相武宗宣宗即位罷相出爲東都留守白敏中等素仇斥其陰事故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至於節鎭亦有分司者如通鑑二百四十二卷長慶元年七月貶盧龍軍節度使張宏靖爲賓客分司胡三省曰貶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也案時軍人呼宏靖爲相公宏靖亦帶使相銜者要之自請移疾而得之

者斯爲上矣遭讒而被放者抑其次乎

十七史商榷卷八十五

十七史商榷卷八十六

東吳王鳴盛述

新舊唐書十八

后妃鄉貫世系新舊全異

舊后妃傳高祖太穆皇后竇氏京兆始平人而新書則京兆平陵人太宗文德順聖皇后長孫氏長安人而新書則河南洛陽人肅宗張皇后本南陽西鄂人後徙家昭應而新書則鄧州南陽人德宗昭德皇后王氏父遇官秘書監而新書則本仕家失其譜系德宗韋賢妃不知氏族所出而新書則云戚里舊族也

祖濯尚定安公主按韋后傳載駙馬韋捷韋濯分掌左右屯營似即其人憲宗孝明皇后鄭氏宣宗之母也蓋內職御女之列舊史殘缺未見族姓所出入宮之由而新書則云丹陽人或云本爾朱氏元和初李錡反有相者言后當生天子錡聞納為侍人錡誅沒入掖庭穆宗恭僖皇后王氏越人而新書則越州人昭宗積善皇后何氏東蜀人而新書則云梓州人至穆宗宣懿皇后韋氏武宗王賢妃宣宗元昭皇后晁氏懿宗惠安皇后王氏並注云事闕而新書則紀載甚詳明一代中后妃有傳者僅三十餘人舊書於其

里居籍貫氏族世系半屬譌舛闕佚必待新書改正補完之恐非情實舊書據實錄國史況相去之時尚近乃反譌闕修新書者在其後幾及百年乃反詳明似覺難信若敬宗郭貴妃舊書反居穆宗后蕭氏韋氏之前敘次不順而文宗之后妃竟無傳僖宗亦無后妃新書乃改敬宗郭妃入穆宗諸后及尚宮宋氏下爲得其次其文僖無后妃仍與舊書同

監門衛大將軍范雲仙

新武后本紀長壽二年一月殺內常侍范雲仙后妃傳則云監門衛大將軍范雲仙吳縝遂從而糾之以

爲二者未知孰是必有一誤按舊職官志內侍省內常侍六人左右監門衛大將軍各一員二者雖其職不同然方是時宦官之兼十六衛將軍名號者多矣內常侍乃其本職監門衛大將軍則其兼官也紀傳雖宜畫一然互見之亦可未可便指爲疵病矣所糾太覺苛碎

中宗以祖姑之女爲妃

漢惠帝后張氏姊之子也此人倫之極變舊傳中宗和思皇后趙氏父瓌尙高祖女常樂公主按高祖女是中宗之祖姑以祖姑之女爲妃雖未至如惠帝於

理亦殊不順

元宗后王氏

元宗廢后王氏神念裔孫新舊書甚明李濬松窗雜錄見平湖陸烜奇晉齋叢書乃云姓何傳寫誤

楊貴妃國忠世系

舊元宗楊貴妃傳高祖令本金州刺史父元琰蜀州司戶妃少孤養於叔父河南府士曹元璬既承寵遇贈元琰太尉齊國公叔元珪光祿卿再從兄銛鴻臚卿錡侍御史後又言妃弟鑑尚公主又楊國忠傳本名釗父珣以國忠貴贈兵部尚書則天朝幸臣張易

之郎國忠之舅也其後又云貴妃兄銛拜鴻臚卿新
貴妃傳云隋梁郡通守汪四世孫而以銛錡爲妃宗
兄國忠傳則云太眞妃之從祖兄而以元琰爲國忠
從父考世系表汪之子令本庫部郎中令本之長子
友諒吳陵令友諒之子珣宣州司士參軍珣之子郎
國忠令本之次子志謙志謙三子長元琰次元珪次
國子司業元璬銛則元琰子錡則元珪子鑑則元璬
子也據此令本爲妃曾祖舊云高祖誤令本元璬官
皆與表異銛是妃嫡兄錡是妃從兄而舊皆以爲再
從兄亦誤新皆以爲妃宗兄則似無服之族兄更誤

矣予得楊珣墓碑搨本元宗御製幷八分書太子亨
奉敕題額案其文珣字仲珣右相國忠之父卒於開
元五載二十七載葬於岐陽天寶十二載重贈武部
尚書追封鄭國公碑立於是年舊書天寶十一載正
月改吏部爲文部兵部爲武部刑部爲憲部通鑑正
月作三月唐六典不載此事新唐書則漏去武部之
文又以憲部爲司憲亦誤也以予所見唐碑之稱文
部武部者內侍孫府君墓志銘行文部常選申堂構
撰多寶塔銘武部判官徐浩題額是已考胡三省引
鄭審天寶故事謂國忠本張易之之子史及通鑑皆

云國忠爲昜之之甥今此碑云珣夫人中山張氏與史合其云叔虞翦圭自周封晉伯喬食菜受邑君揚棻漢揚雄傳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以支庶初食采於晉之揚因氏焉則伯僑乃雄之祖其字從手不從木自雄而外別無揚氏今敘珣先世而述揚氏之先姜矣昊陵者武后爲其父墓所立名也據世表友諒既是珣之父而國忠之祖志謙元琰之父而妃之祖則是妃爲國忠之再從妹正與傳云國忠爲妃從祖兄合今此碑乃以志謙爲珣父蓋國忠當日倚恃戚畹以作威福引而近之冒稱與妃同祖元宗蔽惑爲

其父製碑遂據其所稱者書之耳又新書傳及世表於汪皆書隋梁郡通守而碑云國子祭酒吏部尚書表於志謙不書官而碑云青城令恐碑辭皆不足信也趙明誠信碑疑史殊屬不確

懿安皇后郭氏二書大異

舊書憲宗懿安皇后郭氏傳云尚父子儀之孫贈左僕射駙馬都尉曖之女母代宗長女昇平公主憲宗爲廣陵王時納后爲妃以母貴父祖有大勳於王室順宗深寵異之貞元十一年生穆宗皇帝元和元年册爲貴妃穆宗嗣位册爲皇太后敬宗即位尊爲太

皇太后敬宗被弒立文宗文宗孝謹奉祖母有禮武宗即位奉之益隆旣而宣宗繼統即后之諸子也恩禮愈異於前朝大中年崩於興慶宮謚曰懿安皇太后祔葬景陵后歷位七朝五居太母之尊人君行子孫之禮福壽隆貴四十餘年雖漢之馬鄧無以加識者以爲汾陽社稷之功未泯復鍾慶於懿安焉新書言穆宗崩中人謀爲后謀稱制后怒不許武宗喜畋后屬覽諫臣章疏帝索閱徃徃道游獵自是畋稀后之賢如此舊書於二事皆不載已爲可恨乃新書於傳末一段又云宣宗立於后諸子也而母鄭顧侍兒

有釁怨帝奉養禮薄后鬱鬱不聊與一二侍人登勤政樓將自隕左右共持之帝聞不喜是夕后暴崩有司上尊謚葬景陵外園太常官王皞請后合葬景陵以主祔憲宗室帝不悅令宰相白敏中讓之皞曰后乃憲宗東宮元妃事順宗爲婦歷五朝母天下不容有異論俄貶皞句容令懿宗咸通中皞還爲禮官申抗前論乃召后主祔廟此段與舊書更大相矛盾觀裴庭裕東觀奏記卷上各條見商濬稗海鍾人傑唐宋叢書乃知新書傳末一段本裴氏也裴記於帝聞不喜作上大怒后暴崩下有上志也一句新書刪改蓋以宣宗在位

頗多善政雖載其事稍爲諱之後人動訾新書好采小說如此等采之郤有益據裴記則宣宗賊害嫡母惡逆之尤要之后本憲宗元妃以後宮多嬖不得正位迨穆爲后子敬文武皆后孫奉養之隆自不待言不料武宗崩而所立乃宣宗當日閹宦横行立君皆出若輩手宣宗之立定非后意其崩縱未必遇弑幽逼而終自是眞情舊書謂宣宗事后恩禮愈異於前朝此豈足信且王皞之爭事難臆造舊書何得抹去之斷以新書爲勝

李訓鄭注惡李德裕

舊女學士尙宮宋氏傳李訓鄭注惡宰相李宗閔李
德裕新書無李德裕是

箇小兒

舊李密傳爲左親侍在仗下煬帝謂宇文述曰箇小
兒視瞻異常勿令宿衛新作此兒顧盼不常無入衛
此等卻以仍舊爲佳通鑑第一百八十五卷煬帝好
效吳語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儂胡三省注吳人
自稱曰儂箇小兒亦吳語也

竇建德自言充裔

舊竇建德傳篇首但云貝州漳南人新書則云自言

漢景帝太后父安成侯充之苗裔舊書敘建德殺字文化及遷都洺州之下乃云遣使往灌津祠竇青之墓灌原本作觀是青原本同皆誤當作充此云祠充則篇首宜如新書自言充後爲得舊書無此句則敘事無根

李軌傳舊不如新

舊李軌傳先敘安修仁本與軌同功軌舉事其後梁碩勸防察諸胡碩與修仁由是有隙由是二字遙應前文乃其下又接又軌子仲琰懷恨形於辭色則絕不知其何故新書補之云仲琰候碩不爲起仲琰憾之

舊不如新

劉黑闥傳脫文

舊劉黑闥傳以范願爲左僕射董康買爲兵部尚書高雅賢爲右領軍新書作以高雅賢爲左領軍王小胡爲右領軍此脫原本脫同以後凡脫誤一二字不悉著多者出之

陳當世

舊輔公祏傳遣其將馮惠亮屯於博望山陳正通徐紹宗屯於青林山惠亮下脫陳當世原本同

東郡賊帥

舊沈法興傳大業末爲吳興郡守東郡賊樓世幹舉兵圍郡東郡當作東陽原本誤同又法興尅毗陵稱梁原本作稱王愚謂當從通鑑紀事本末作梁王爲是

李子和建元正平

舊李子和傳據榆林自稱永樂王建元爲正平原本同新書及通鑑皆作丑平是年大業十三年歲在丁丑故也作正非竇建德亦以是年建元丁丑

長孫順德發疾

舊長孫順德傳順德發疾太宗鄙之謂房元齡曰順

德無慷慨之節多兒女之情此疾何足問也新書云順德寢息女感疾舊無此句則下文語皆無根舊不如新

武士彠應入外戚

舊武士彠傳論云士彠首參起義例封功臣無戡難之勞有因人之跡載窺他傳過爲褒詞慮當武后之朝佞出敬宗之筆凡涉虛美削而不書愚謂士彠之於高祖不過舊故承恩澤耳何足以言功臣此論可云直筆但傳中後半截旣言義師起士彠不預知而前半段仍有陰勸高祖舉兵自進兵書及符瑞等語

自相矛盾此正武后朝佞筆削之未淨者新書不載極是且舊論既顯斥其本無戡難之勞乃仍列功臣之次竟與唐儉等靦顏並列尚屬過優新唐書退入外戚裁斷最妙邵經邦宏簡錄從之是也若長孫順德自有功勞非以后族進新書附入无忌傳中可耳邵氏亦入外戚則似過矣大凡外戚一門必肅穆苟富貴者宜入之有善可紀者不必入順德是也惡著者亦不宜入楊國忠舊書在列傳正所以著其惡而新書改入外戚亦非

任蠻奴

舊傳任瓌字瑋陳鎮東大將軍蠻奴弟之子父七寶陳定遠太守新書云陳將忠之弟七寶子忠即蠻奴也

許紹授陝州刺史終涼州都督

舊許紹傳紹家于安陸大業末爲夷陵郡通守率黔安武陵澧陽等郡遣使歸國授陝州刺史封安陸郡公新書同按王得臣麈史卷中碑碣篇載紹之子智仁墓碑而論之因引唐書云紹唐初爲峽州刺史彼時紹雖遣使歸附尙有王世充道梗故遙授峽州峽州即是夷陵豈有即爲陝州刺史之理新舊書皆傳

寫誤也新書又言紹卒子智仁繼守夷陵舊書則云授溫州刺史尋繼其父爲硤州刺史後歷太僕少卿涼州都督說文卷九下山部石部皆無峽硤二字幷新附亦皆無蓋隋唐人所造之字而硤即峽之别體非有二也峽爲今湖北宜昌府陝則在今陝西相去遠矣新已刪去溫州太僕不書而據歷史所載碑智仁又爲冀州刺史且於儀鳳三年正月薨於汾州之官舍新舊書不但略去冀州不書幷其所書之涼州又嘗爲汾州之誤地志河東道汾州不言都督恐亦地志之闕

許紹傳錯亂

舊許紹傳敘紹事慶及其子智仁事紹傳完後乃接云子欽寂嗣云云敘完欽寂事則接云欽寂弟欽明云云敘完欽明事却接紹次子智仁云云敘完智仁事又云紹少子圉師云云原本與近本同今考新書智仁圉師二段當在前子欽寂云云二段當在後欽寂欽明本皆圉師子也傳寫之誤遂致錯亂耳而紹次子三字則又衍文也

膠東郡公道彥

吳縝新唐書糾謬掎摭煩碎吹毛求疵如開卷第一

篇自序云紀志表則歐陽公主之傳則宋公主之所主既異不務通知其事故紀有失而傳不知自注云如膠東郡公道彥等紀書降封縣公而傳乃郡公之類案本紀武德九年八月太宗即位十一月庚寅降宗室郡王非有功者爵為縣公渾而言之不顯道彥名膠東郡王道彥傳但言太宗即位降封公并不言是郡公縣公惟是道彥既是郡王而云降封公則自是郡公而紀中僅失落一字若云郡縣公卽得之矣所糾似太苛君所嫌者道彥傳前半篇但云高祖初封義興郡公例得王竟不知所得何王太欲簡省愚

見當云以例進膠東郡王

温彥博傳

温彥博傳新舊大同小異予得彥博碑搨本考金石錄彥博有墓志無撰人姓名有碑則岑文本撰而書者皆歐陽詢予所得殘缺甚而篆額云唐故特進尚書右僕射虞恭公温公之碑十六字甚明則是碑非志彥博卒於貞觀十一年碑即是年十月所立趙崡謂是詢年八十餘所書也新舊但於彥博之兄大雅傳中敘其父君攸而碑則并及其祖裕又有云大業之始以親惡去官當是指大雅又云出奔高麗乘輶

南反衙命蕃境則不知何指敘彥博卒後詔民部尚書莒國公唐儉護喪給東園祕器則新舊皆不載此碑以准爲準以遂爲遣以敬足爲顏子皆誤其新舊互異及碑與新舊可相參證者詳金壇王氏澍虛舟題跋第三卷

謂開元爲今

舊竇威傳末段云竇氏自武德至今再爲外戚一品三人三品以上三十餘人尚主者八人女爲王妃六人今謂開元時也此沿襲當時實錄原文唐臨等傳謂元宗今上已見顧氏筆記

韓王元嘉爲絳州刺史

舊高祖二十二子傳韓王元嘉不言其有幾子見者訓誼訥三人新書則云六子訓誼譔訥其一不見今有碧落碑尚在絳州龍興宮無撰書人名李綽尚書故實見陳繼儒秘笈續函云是元嘉之第四男爲其先妃所製陳惟玉書趙明誠金石錄第二十四卷云其詞黃公譔所述或云陳遺玉書或云譔自書皆莫可知觀新書譔實元嘉第四男封黃公工爲辭章合之尚書故實爲譔所製文無疑惟新書元嘉垂拱中爲絳州刺史舊書則云歷刺潞澤定三州不言其曾刺絳疑

舊書有關碑立於咸亨元年必是其時元嘉剌繹而妃卒故立之倘如新書云在垂拱中則當咸亨時元嘉尚未剌繹碑何以豫立於此疑新書有誤

元軌事蹟歷官

新書於各帝子惟中宗睿宗子有論餘則十一宗子共一論而高祖太宗高宗之子皆無論或論或否例既參錯有敘無斷成何體式班范史裁毅然決裂之此宋人妄態也舊於高祖二十二子論中標元嘉元軌元祥元名靈夔五人爲賢王禹偁著論獨推元軌歷舉其諸善行見小畜集第十五卷新於其事蹟刊

削頗甚幷其歷官之年皆去之而作總撮之筆若舊云高宗者新必改而但稱曰帝省却一字使讀者不辨其爲在太宗時高宗時新書如此等處往往令人齒冷

元軌子七人

舊元軌傳有子七人長子緒垂拱中被殺神龍初封諸孫暉爲嗣霍王餘無所見新書則六子而於緒之外又多純事

房熊字子繹

舊房元齡傳祖熊字子繹褐州主簿原本同抄宋本

作字子釋禍云云子字之下應脫一字而所脫即釋字也熊繹是楚之祖故熊字子繹繹與釋連相似而致脫誤耳

房元齡異文

舊房元齡傳貞觀四年代長孫無忌爲尚書左僕射封魏國公十一年改封梁國公貞觀政要任賢篇則云三年拜尚書左僕射封梁國公通鑑一百九十三卷元齡以三年二月戊寅與杜如晦同拜僕射政要是又舊書元齡卒年七十新書作七十一疑一字衍

京兆杜陵

杜如晦傳京兆杜陵人新舊書同案舊書地理志京兆府絕無所謂杜陵縣但有萬年縣貞觀政要任賢篇作京兆萬年人是趙明誠據虞世南所撰碑謂其祖名徽而唐書傳云名果可據碑以正其失考新書但書其祖果而舊書則具列其高祖名徽祖名果明誠但觀新書不考舊書予未見碑恐係明誠不詳審輕發此疑俟再考

李靖傳互異

李靖傳新傳大同小異靖陪葬昭陵予得其碑拓本斷缺多不見撰書人名及年月據金石錄許敬宗撰

王知敬書顯慶三年五月立也新不敘其先世而舊云祖崇義後魏殷州刺史永康公碑則云曾祖冂魏河和復硤殷五州刺史永康縣公益此人都督五州書法似異實同但一以爲祖一以爲曾祖且碑乃單名雖漫漶非崇義字舊云初仕隋長安縣功曹與碑合新無舊此下云後歷儀部員外郎新則云殿內直長未知孰是碑二者皆不見恐在斷缺中進兵襲突厥新云去其牙七里舊頡利乃覺何近如此舊作十五里爲得殺頡利之妻隋義成公主新删削直云殺義成公主讀者茫然知義成爲何人亦宜仍舊破突厥

歸舊云溫彥博諳其縱兵掠奇寶而新改爲蕭瑀所
劾未知孰是賜食邑通前五百戶新舊同而碑云三
千戶者碑言虛數新舊言實封也靖妻卒墳象突厥
鐵山吐谷渾積石山者以靖破此二虜旌之也新乃
刪去突厥吐谷渾字亦令讀者泛然不曉其故新之
妄刪改多此類封衞國公舊竟重複兩書之舊書之
蕪穢亦甚矣卒贈幷州都督新舊同碑作使持節都
督□□箕嵐四州諸軍事幷州刺史新舊省文也給
東園祕器新舊略之其他集古錄據碑駁史未嘗見
金石錄明知其非而於新書仍不補正見石墨鐫華

段志元新舊碑異同

段志元傳新舊有小異予得其殘碑無書撰人名據金石錄立於貞觀十六年以功授樂遊府驃騎將軍新改爲車騎碑正作驃騎新非與尉遲敬德同誅建成元吉新削去此下碑有除左虞候率新舊皆不載新於太宗即位加封下添出詔率兵至青海奪吐谷渾牧馬以逗留免未幾復職一節舊無碑有但諱逗留宜從新貞觀十二年拜右衛大將軍新亦削去碑結銜正有此不當削卒贈輔國將軍新作大將軍碑正作大當從新新舊無卒年若干碑則云年四十五

餘見金石錄石墨鐫華

王珪隱居與房杜善

舊書王珪傳季叔頗有人倫之鑒頗通鑑作頍是新書於傳末贊一段云始隱居時與房元齡杜如晦善母李嘗曰而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而試與偕來會元齡等過其家李闚大驚敕具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舊書本傳無此事吳曾能改齋漫錄第三卷辨誤篇云杜子美送重表姪王砅評事使南海詩謂王珪微時房杜與太宗過其家妻能識之蔡絛西清詩話按史所載太宗不在坐子

美獨得其詳史爲疎略以予考之房杜等舊不與太宗相識及太宗起兵然後元齡杖策謁軍門乃薦如晦耳若珪則誅太子建成而後見知吳曾此辨是如曾辨新書與杜詩皆非也洪邁容齋隨筆第十二卷謂子美以爲珪之妻杜氏新書以爲珪之母李氏蔡絛又妄引唐書列女傳以爲珪之母盧氏而其實唐列女傳幷無此言如蔡絛之謬陋狂鄙固宜其輕信杜詩誠不足責矣洪邁又言唐高祖在位曰太子建成與秦王不睦珪爲太子中允說建成擊劉黑闥立功以傾秦王高祖責珪等構兄弟之怨流之太宗即

位乃召還任用宴近臣殿內長孫無忌曰王珪昔爲仇讐不謂今日同宴上曰珪盡心所事故用之然則珪與太宗非素交明矣洪此辨甚精可以折倒杜詩之誣乃又言杜稱其祖姑不應不實殊不知杜甫不過一詩人而已詩人之言往往無實即其詩云我之曾祖姑爾之高祖母則正當呼王砯爲表姪何云重表姪一稱謂間乖舛迂謬所敘述事豈足信哉至新唐書雖列正史但宋子京好采小說坐長繁蕪此等必中晚唐人或宋初人因杜詩自誤出子京信之遂成此累其實珪不但微時未識太宗亦幷未交房杜

如果於隱居時即與房杜交善則志同道合方其擇主而事自當相與訂約共擁戴太宗於潛邸何以元齡當太宗初起兵即參帷幄乃其後薦如晦不薦珪珪且力為建成畫策欲擠陷太宗乎其水火矛盾如此新書之妄顯然宜痛削去一以舊書為正

魏徵傳新舊詳略互異

魏徵始事元寶藏繼事李密降唐高祖又仕竇建德復歸隱太子終事太宗更六主矣然夫子許管仲以仁則徵可以此例生當亂世不得不爾功足晼蓋可無苛責矣新舊徵傳載其匡輔直諫之事詳略互異

沈氏已考得愚謂徵諫事吳兢貞觀政要詳載之然此書猶兼載他人之言若尚書吏部郎中琅邪王方慶所集魏鄭公諫錄五卷宋史二百三卷藝文志作王綝即方慶名則專為徵作者所載多至百有餘事傳中豈能盡入乃新舊傳皆云徵諫事前後二百餘則諫錄尚未盡也

閬川縣

諫錄第一卷諫科閬川縣官罪事舊書則作漳川縣新書作閬川宮攷舊地理志鳳翔府下云武德元年割雍陳倉郿三縣置閬川縣其年割閬川屬稷州貞觀元年廢稷州以閬川來屬八年改閬川為扶風縣

此事諫錄言李靖王珪奉使至閬川縣有宮人先舍於令廳靖等後至乃移却宮人安置靖等太宗怒令案驗閬川縣官舊作漳川固無此縣新改爲閬川宮亦因別見作閬川據以改舊而又疑其不似縣名改爲宮名二者皆誤當以諫錄爲正

魏徵卒年幷贈拜官

舊書敘徵將卒之事云貞觀十六年拜太子太師其年稱綿惙以下即述徵病篤帝幸其第等語以及徵薨其下却云年六十四乍讀之似卒於十六年矣新書則作十七年亦無月日且不言其年若干通鑑

第一百九十六卷徵卒於十七年正月戊辰觀此年
月日方分明徵病已久舊書因於十六年綿惙下連
敍徵卒不復書其年月日非誤認作十六年卒也而
詞不別白遂致牽混新書具年差善不具月日及年
若干亦非太子太師新同諫錄第五卷作太傅當從
新舊書贈相州都督新舊同諫錄作相衛黎魏洺邢
貝七州諸軍事相州州刺史文異實同

十七史商榷卷八十七

東吳王鳴盛述

新舊唐書十九

褚亮傳異同

舊褚亮傳敘其曾祖祖父三世官位而云並著名前史新盡削其官但云皆有名梁陳間差可但舉其曾祖及父獨刪其祖名則吾不知其成何義例二人名位略相等無優劣也大業中奏宗廟議非毀鄭元祖護王肅俗學蔽錮彼時已然議九百餘字新刪僅存三十餘字太略不見其意矣諫唐高祖獵二百三十

餘字新全刪去但云懇惻致諫此等迂談無關典故刪之差可予得亮墓碑爲太常博士在隋大業七年爲秦王文學在唐武德元年皆見於碑舊皆無年也新則凡年月皆刪必使事不繫年後人若欲作編年史事幾無所麗此舊所本無者不必言矣太子入春宮除太子舍人遷太子中允貞觀元年爲宏文館學士新盡刪去皆非先封陽翟男後進侯新刪男尚差可卒贈太常卿新舊同碑篆額大唐褚卿之碑六字據贈官也舊又載亮二子長子遂賢守雍王友次子遂良自有傳金石錄二十四卷有陽翟侯夫人陸氏

墓志即遂賢妻碑云子□□娶封陽翟侯名雖漫要即遂賢也新傳竟削遂賢不載餘詳金石錄

長雛

舊薛收傳收與從父兄子元敬及族兄德音齊名時謂河東三鳳收爲長雛德音爲鸑鷟元敬年最小爲鵷鶵長雛當作長離原本亦誤新書誤同

薛收歷官

舊薛收傳敘收歸唐授秦王府主簿判陝東道大行臺金部郎中天策府記室參軍封汾陰縣男兼文學館學士卒贈定州刺史又贈太常卿新書刪去文學

館學士揚炯盈川集第十卷薛振行狀敘其父收亦有此一官新刪非行狀於判陝東上有上開府汾陰男上有上柱國則新舊皆略去行狀有謚曰獻新舊皆刪非新舊皆云收子元超而行狀則云振字元超唐人多以字行新舊遂失書其名皆非

薛元超歷官

薛元超歷官新舊書略同惟於拜東臺侍郎之上舊有出爲饒州刺史一節揚炯作行狀亦有之謂在饒凡六年始復入而新書刪去非是又高宗幸洛陽元超留侍太子監國新舊書皆有而行狀於此又有兼

戶部尚書新舊皆刪亦非新舊言元超薦人有任希古高智周郭正一王義方孟利貞鄭祖元鄧元挺崔融而行狀又有顧徹沈伯儀賀覬顏强學新舊書皆刪亦非

服色

新馬周傳品官舊服止黃紫周建白三品服紫四品五品朱六品七品綠八品九品青舊太宗紀貞觀四年八月丙午詔與此略同卽周所建白也而朱則作緋又高宗紀龍朔二年九月司禮少常伯孫茂道奏八品九品舊令著青亂紫非卑品所服望令著碧從

之又上元元年八月勅文武官三品已上服紫金玉帶四品深緋五品淺緋並金帶六品深綠七品淺綠並銀帶八品深青九品淺青鍮石帶庶人服黃銅鐵帶車服志略同惟服黃多流外官流外官者疑即今未入流也然則上元所定較貞觀之制諸色各分深淺而龍朔所云著碧者又不用之矣又幽閑鼓吹見祕筴書目文獻通考二百十五卷云一卷唐張固撰鼓儒聞人記唐遺事二十五篇今卷數篇數正同云宣宗與韋澳謀去宦官澳請勿謀之外廷即就其中拔有才識者委之上曰此乃末策朕已行之初擢其小者自黃至綠至緋皆感恩若紫衣挂身即一片矣

據此則知唐時宦者服色與外廷同也說文十三上糸部絑純赤也从糸朱聲紅帛赤白色緋字則在新附注云帛赤色也朱固與絑通其色似卽緋無異但別爲淺緋是卽紅矣紅閒色也綠亦閒色而紫之爲閒色更不待言論語云紅紫不以爲褻服又云惡紫之奪朱褻服尙不可爲朝祭可知詩刺綠衣黃裳爲其正色反居下閒色反居上舊服黃紫已屬不倫唐人所定服色恐皆非是

豆盧褏

舊蘇世長傳王世充僭號著爲太子太保行臺右僕

射與世充兄子宏烈及將豆盧褒俱鎮襄陽新書作豆盧行褒

廢濮王泰殺吳王恪

舊太宗諸子傳史臣論曰太宗諸子吳王恪濮王泰最賢皆以才高辯悟爲長孫無忌忌嫉離間父子遂爲豺狼而無忌破家非陰禍之報歟愚謂太宗所以不肯立濮王泰而立高宗治者以承乾失德泰樹黨傾之謂若立泰則儲位可以圖謀而得不可爲訓且以治柔仁立之則諸子獲全立泰則恐其害諸子也孰知治立反兆武氏大禍諸子幾無遺種在彼時固

不能逆料長孫無忌從而贊成其事似尚差可逆後太宗又嫌治懦暗欲廢之而立吳王恪謂恪英果類我無忌力尼之而止太宗曰公豈以恪非已甥乎此言洞見無忌肺肝無忌固狥私見非爲國本地也更可恨者永徽中房遺愛之反無忌因嫌遂牽恪而殺之恪竟以無罪死無忌於此罪不勝誅矣後爲武氏所殺不亦宜乎舊書之論最爲痛快前已見宗室諸王傳論而新書無忌傳贊末數語亦見此意

秦莊襄王四十八年

舊呂才傳才駁祿命書不驗云史記秦莊襄王四十

八年始皇帝生宋忠注云因正月生乃名政依檢襄王四十八年歲在壬寅計其崩時不過五十考史記秦本紀及六國表秦昭襄王之子爲孝文王孝文王之子爲莊襄王莊襄王之子卽始皇帝始皇帝於昭襄王四十八年壬寅生乙卯卽位在位三十七年辛卯崩年五十此文前云莊襄當作昭襄後云襄王脫一昭字新舊誤同

官數各處不同

新百官志云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爲七百三十員曹確傳確諫懿宗則云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

奚續已糾其不同矣又有劉祥道傳顯慶中遷吏部黄門侍郎知選事上疏曰內外官一品至九品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顯慶比貞觀官數多少相懸至此尤不可解奚未舉及呂夏卿唐書直筆新例又云文武官數元和中二千七百八十八員大中中二千七百九十九員與前諸處又各不同

李敬元戰敗事

李敬元率兵禦吐蕃敗歸事舊但言其狼狽却走不言何地新則言其與吐蕃將論欽陵戰于青海又戰湟川朝野僉載則云至樹墩城舊書言副之者劉審

禮新書又有黑齒常之而僉載又有將軍王杲副總管王懷舜

李敬元子思沖

舊李敬元傳但有子思沖李紳傳則云高祖敬元則天朝中書令自有傳祖守一成都郫縣令父晤歷金壇烏程晉陵三縣令新書於敬元傳則云二子思沖守一其下敘思沖事畢乃云守一郫令孫紳別傳於紳傳則云中書令敬元曾孫當以新書爲正舊書紳傳云高祖敬元云云者高當作曾

勲格

新姦臣李義府傳貞觀中高士廉等修氏族志凡升
降天下允其議於是州藏副本以爲長式時許敬宗
以不載武后本望義府亦恥先世不見敘更奏刪正
委孔志約等定其書以仕唐官至五品皆昇士流於
是兵卒以軍功進者悉入書限更號姓氏錄搢紳共
嗤薪之號曰勳格案勳官之濫已見前第八十一卷
此云云者非以其據勳爲定而號爲勳格也當時刪
正仍據官不據勳惟不論其先世貴賤但在唐至五
品者皆昇入故戲目曰勳格見其濫如勳之易得

長名牓

舊裴行儉傳總章中選司列少常伯咸亨初官名復
舊改為吏部侍郎與李敬元為貳同時典選十餘年
甚有能名時人稱為裴李行儉始設長名姓歷牓引
銓注等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以為故事新行
儉傳作長名榜銓注等法又新選舉志云初銓法簡
而任重高宗總章二年司列少常伯裴行儉始設長
名牓引銓注法復定州縣升降為八等其三京五府
都護都督府悉有差次量官資授之新姦臣李林甫
傳初吏部置長名榜定留放寧王私謁十人林甫曰
願絀一人以示公遂榜其一曰坐王所囑放冬集所

謂長名榜言豫爲長榜具列其名毋遇銓選據此爲定也放言去之不得留也封演聞見記第三卷銓曹篇亦云高宗龍朔之後以選人不堪任職者衆遂出長榜放之冬集俗謂之長名張鷟朝野僉載第四卷云崔湜爲吏部侍郎父挹受選人錢湜不知長名放之李商隱登進士第後又以書判拔萃與陶進士書云去年入南場作判比於江淮選人正得不憂長名放耳謂既中書判則可得官長名榜上可以留而不放矣江淮路遠人尤患放故云南場未詳疑指吏部錢希白南部新書卷乙云吏部故事放長名牓語曰

長名以前選人屬侍郎長名以後侍郎屬選人未登長名恐其被放故屬侍郎旣登長名卽日爲官侍郎將以公事請託之

裴行儉論王勃等

新裴行儉傳李敬元稱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之才行儉曰勃等雖有才浮躁衒露豈享爵祿炯頗沈默可至令長餘皆不得其死果如其言世以行儉爲知人予謂非也勃蓋諸葛武侯之功讀易作發揮數篇其學行卓然如此照鄰隱居具茨山下自以爲高宗尚吏已獨儒武后尚法已獨黃老后封嵩山屢聘

賢士已獨廢著五悲以自明其意氣抗髒不肯詭隨狥俗可知至炯坐從父弟神讓與徐敬業起兵諭梓州司法參軍賓王則與敬業共舉義旗所爲檄文至今讀之猶凜凜有生氣初唐文士如蘇味道之模稜李嶠之賦金樞詩頌周功德杜審言沈佺期宋之問皆張易之武三思家鷹犬耳雖享爵祿固不足道四傑風槩迥出輩流何得以浮躁斥之且論人而徒以其不能安享爵祿爲言可鄙甚矣行儉議論如此宜其家法之醜子孫遂爲宦官竇文場養子

裴光庭書名錯誤

舊裴行儉之子光庭傳傳中二十見書前總目卷首
目並同而新書作廷傳中十三見幷目並同其宰相
年表光庭凡四見仍與舊合光庭神道碑張九齡誤
元宗御書據顧寧人金石文字記第四卷云在聞喜
縣東門外裴趙二公祠前其陰刻元宗賜九齡勅而
寧人以爲賜張說誤也此碑載文苑英華第八百八
十四卷九齡曲江集第十九卷皆作光庭予又得搨
本每行七十二字今僅存上截每行二十五六字其
下截斷壞亾佚約三之二公諱光庭云云已不見然
碑陰所刻係元宗令九齡製此文而降以勅云贈太

師光庭甚明集古錄跋尾第六卷載此碑亦云光庭而新書之謬至此想宋祁責尋處優作傳分授門生子弟已特總其大綱書成一任吏胥鈔謄懶於檢校於宰相書其名尚舛訛至此何論其他吳縝糾謬第四卷自相違舛第六卷姓名謬誤第九卷表傳不相符合三門內皆遺漏未糾

光庭傳異同

舊書行儉父定高馮翊郡守朱板張九齡文集光庭神道碑作定周大將軍馮翊太守云云周是代名高字傳寫誤雖英華所載張說誤行儉神通碑已作定

高予所得九齡撰碑石本此文已剝落但宋板甚明似爲可據父仁基碑本避諱去基字此碑元宗御書凡上字聖上字皆不空而御名仍避集古錄云唐書列傳光庭卒帝賜謚忠憲今碑及題額皆爲忠獻傳云撰搖山往則而碑云往記皆以碑爲是者舊書作忠獻瑤山碑文石本同英華與集本始誤爲忠憲而瑤山仍不誤新書反誤作忠憲搖山歐所指摘之唐書反在宋祁非劉昫矣公跋此在治平元年新書成已久知其誤而不改何也又光庭之祖謚忠父謚獻新舊書同光庭乃合兩謚爲一此亦無理可笑謚非

封爵不可傳襲況又兼二美以上掩前人乎光庭膺相一無可取動中稱其忠節行能此彼爲善之耳碑多虛譽舊亦過優新好刪舊此等浮泛者反不刪舊載彥遜駁賜謚太濫却删去尤非舊不載其子新添其子稹碑作積新亦誤

懿德太子重潤年

吳縝新書糾謬第五卷年月時世差互一門內據懿德太子重潤傳云大足中或譖重潤竊議武后杖殺之年十九糾云傳首言重潤生高宗喜甚乳月滿爲大赦天下改元永淳而是年歲在壬午大足止有元

年歲在辛丑則重潤年二十謂之十九誤也案年十九舊書偶誤而新沿襲之彼文略云重潤中宗長子開耀二年中宗爲皇太子生於東宮內殿高宗甚悅及月滿大赦改元永淳大足元年爲人所構杖殺年十九開耀二年數至大足元年實二十彼乃誤云十九誠粗疏新既刪其所生之年不言又改月滿爲乳月滿豈以兒初生至滿一朞爲乳月滿乎若然則生于開耀元年矣兒生一朞正當吮乳何名已滿文義鄙晦且使果別有所據知其生在開耀元年即當直書之何以混而不言其死正是大足元年耳必改爲

大足中大足只一年何中之有總之有意改竄動成疵痏矣纈所糾固佳惜不將舊書一參

裴炎爲崔察誣奏

裴炎請還政豫王旦爲御史崔察誣奏此新舊書同其事甚明孫樵可之文集第五卷孫氏西齋錄云崔察賊殺中書令裴老何詭詖悌亂肇殺機也裴字下注云名犯武宗廟諱其下又自注云裴爲顧命大臣屢白天后歸政御史崔察廷詰裴曰若不有異謀何故白太后歸政天后遂發怒斬裴於都亭驛故書曰崔察賊殺中書令裴也按武宗諱瀍孫氏云云未詳

其書法之妄不必論

　狄仁傑歷官事蹟二書詳略位置不同

狄仁傑傳舊書載其祖父皆有名位新書刪赴幷州法曹參軍任時親在河陽登太行山望雲思親其下文即繼以同府參軍鄭崇質母老病當使絕域仁傑請代行新舊書同此則與上段文意矛盾殊爲可疑恐是赴參軍任之後旋丁親憂服闋仍補是職方有請代友出使事此下儀鳳中遷大理丞授侍御史舊書有奏韋機營恭陵宮殿壯麗太過機坐免官事新書刪此下新書有使岐州亡卒剽行人者事舊

書無此下加朝散大夫遷度支郎中高宗幸汾陽爲
知頓使轉寧州刺史舊書有御史郭翰巡隴右入境
問耆老歌德美薦名事新書删此下徵爲冬官侍郎
充江南巡撫使轉文昌右丞出爲豫州刺史此下舊
書叙越王貞反仁傑原詿誤者罪及拒張光輔縱兵
殺降事反覆三百餘字甚詳明新書所删幾三之一
乃并越王之名貞亦削去而但書爲越王爲欲省此
一字必使讀者於越王名思而得之不能舉目即見
此何意邪此下左授復州刺史入爲洛州司馬天授
二年九月丁酉以地官侍郎判尚書同鳳閣鸞臺平

章事此下新書有太學生謁急后報可仁傑以爲丞簿職天子不當問事舊書無此下有爲來俊臣誣構下獄使承反召見得釋事此事情節曲折甚多舊書亦三百餘字甚詳明新書削亦三之一乃并舊書中承反之承字凡三見悉改作臣此又何意邪想宋子京必以改此字自誇古奧而予則殊不解其妙處也舊書謂武承嗣屢奏請誅仁傑而新書改爲御史霍獻可則必舊書是新書非矣卽欲見獻可名亦宜先言承嗣奏誅仁傑然後繼以其黨御史霍獻可叩首若爭欲必殺仁傑何得舍首惡但言其支黨乎此下

貶彭澤令萬歲通天年徵爲魏州刺史轉幽州都督
此下新書有賜紫袍龜帶后自製金字十二於袍以
旌其忠舊書無而所謂十二字者吳曾撰家傳金字
環繞五色雙鸞其文曰敷政術守清勤昇顯位勵相
臣見能改齋漫錄第十四卷記文篇新書猶恨其略
此下神功元年入爲鸞臺侍郎復同鳳閣鸞臺平章
事加銀青光祿大夫兼納言此下新書有屬張易之
勸迎廬陵王又后欲以武三思爲太子仁傑請以廬
陵王繼統又后以夢雙陸不勝問仁傑仁傑諷其無
子且極言姑姪不如母子至親后悟遂復皇嗣一段

凡三百六七十字舊書則以此事提出敘於仁傑病卒之後且又先敘明薦桓彥範等又薦張柬之爲宰相以表柬之興復中宗皆由仁傑然後詳敘其以子母恩情勸導卒召還中宗二書之詳敘復嗣事大同小異而位置則殊要之新書之敘此事於再相後者通鑑第二百六卷仁傑以神功元年十月再相而中宗即以明年聖歷元年三月召還故按其次第而敘於此也舊書移敘於病卒後者以此事關繫甚重尤爲仁傑一生大節提出另敘方見醒目況召還雖在聖歷元年而仁傑之深謀密籌委曲啟沃實在平日

故又言仁傑前後匡復奏對凡數萬言開元中北海太守李邕撰梁公別傳備載其辭見其不可勝載當覩別傳也以二者較之舊書爲長此下檢校納言兼右肅政臺御史大夫聖歷初突厥入寇爲河北道元帥又爲安撫大使軍還授內史聖歷三年九月病卒此下新書有年七十一句舊書無此下贈官及謚則新舊同合而論之新書所增者皆有益所刪者當仍存所改者當依舊如遷擢左授舊皆有紀年新盡削去獨於其卒留聖歷三年且幷高宗而改爲帝不知此皆眉目所在一經刪改俱成晦昧兩次入相並無

年雖宰相別有年表然傳中削去亦爲不可其兼銜其加階俱削去獨存其職事官亦嫌草草新務求異於舊凡傳皆然不能饒舌特於仁傑詳之

好漢

新張柬之傳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荆州長史張柬之宰相才也舊傳入此事仁傑傳奇士作好漢能改齋漫錄第六卷事實篇引東坡詩云人間一好漢誰似張長史謂男子爲漢唐已有之元宗謂吉溫爲不良漢見舊書酷吏溫傳劉賁爲傷嗣復門生對策忤時仇士良謂嗣復曰奈何以國家

科第放此風漢見玉泉子鄭愔爲選人爲擬漢見張鷟朝野僉載第四卷是也

杜景儉黨李昭德

舊杜景儉新作景佺本一人已見前新又云景佺本名元方垂拱中改今名舊無此言此皆本之張鷟朝野僉載卷一（見陳繼儒祕笈普函）僉載又云內史李昭德以剛直下獄景佺延評其公清正直左授溱州刺史新亦采用其意此新之采小說而佳者舊但云周允元奏景儉黨李昭德語未足溱州作秦州傳寫誤

武氏弑中宗立皆在洛

五王殺二張梟首於天津橋南見舊張行成傳附易之昌宗傳可見武氏之外在洛後武三思潛使人牓韋后穢行於天津橋南以激帝怒見舊桓彥範傳可見中宗既立尚在洛未歸京師說已見前三國曹氏始居洛後遷許又都鄴後又歸洛孫氏始起吳後遷秣陵又遷武昌後又歸秣陵陳壽一一書之犁曰了然使讀者開卷自明舊唐於武氏中宗之由長安之東都又由東都復還長安猶具書之而新書槩從刪削凡史文繁簡合宜者少賴善讀書者從旁見側出而得之

不誅武氏新舊不同

中宗復位後舊書稱薛季昶勸盡誅武三思之屬敬暉張柬之屢陳不可而止三思得政暉等受制柬之嘆曰主上昔爲英王時素稱勇烈吾留諸武冀自誅鋤耳今事勢已去知復何道新書則云柬之勒兵景運門將遂夷諸武桓彥範不欲廣殺曰三思机上肉留爲天子藉手俄三思入宮盜權彥範曰主上昔爲英王故吾留武氏使自誅定今大事已去得非天乎與舊不同而以柬之之言爲彥範之言恐當从舊英王是封號而新以爲英烈之意亦誤文藝王勃傳勃戲爲文檄英王雞高宗怒按中宗紀儀鳳二年封英

王新刪去

阿武子

新魏元忠傳安樂公主私請廢太子求爲皇太女帝以問元忠元忠曰公主而爲皇太女駙馬都尉當何名主恚曰山東木彊安知禮阿母子尚爲天子我何嫌宮中謂武后爲阿母子故主稱之元忠固稱不可自是語塞考公主中宗女韋后所生最寵愛故求廢節愍太子立已爲皇太女欲中宗身後傳位于己但兩阿母子皆當作阿母謨衍子字新又複載此事於公主傳而稍異其文云元忠山東木强烏足論國事

阿武子尚爲天子天子女有不可乎阿武子亦當作阿武衍子字也舊無公主傳此事惟見元忠傳新既兩處複載又多譌舛宋子京牽率已甚

楚王有社稷大功

舊睿宗諸子讓皇帝憲傳憲本名成器睿宗踐祚將建儲貳以成器嫡長而元宗有討平韋氏之功意久不定成器辭讓請王公卿亦言楚王有社稷大功合居儲位楚王原本同新書亦作楚王影宋抄本則作平王考元宗紀生三歲即封楚王時爲武后垂拱三年至平韋氏後乃封平王益以其平亂故爲此稱此時

睿宗已即位議立太子何得尚仍其舊稱楚王邪作平爲是

汝陽王璡

舊睿宗諸子傳讓皇帝憲十子璡嗣莊琳琇珣瑀玢珽琯璀等新書作十九子舊書有闕又璡封汝陽郡王杜甫集卷七八哀詩卷九贈王二十韻詩同卷一飲中八仙歌汝陽三斗始朝天即其人南卓羯鼓錄見陳繼儒祕笈廣函作汝南王傳寫誤

姚崇十事要說

新書姚崇傳載其以十事要說元宗而不見於舊書

本傳本紀亦無之楊愼丹鉛總錄第十卷乃言舊唐書與新書同載此一事而新遠不如舊歐爲宋一代文人劉昫乃五代不以文名者然舊書所傳問荅具備首尾照映千年之下猶如面語新書所載則簡截晦澀事旣多枉文又不通良可嘅也此下又具載二書之文據彼所指以爲舊唐書文者今舊唐紀傳皆不見而所指以爲新唐書文者則良是實爲可怪繹其詞新不如舊誠然無如其非舊書文何也必楊氏偶見他書載之而誤記耳先天二年十月皇帝講武於驪山時元宗爲馮翊太守車駕幸三百里內合朝覲遣中官促元宗赴行在上方獵於渭濱而元宗至上曰朕久不見卿卿可幸

相行中行元崇猶後上家辭久之顧曰卿何後元崇
曰臣宮求職卑賤不合參宰相行上曰可兵部尚書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崇不謝上怪訝之至頓上命
宰相坐元崇乃起奏曰臣三奉作形之詔未即謝者
臣以十事上獻行所不行臣不敢奉詔曰卿悉數之
朕當量力而行然定可否元崇對曰自垂拱以來朝
廷以刑法治天下臣請政先仁義可乎上曰朕深有
望於卿也又曰聖朝自喪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
請三數十年不求邊功可乎上曰可矣又曰先朝輕
押大臣或虧君臣之禮臣請陛下接之以禮可乎上
曰誠當然有何不可又曰自武氏諸親猥竊權要之
後繼以韋庶人安樂太平用事班序錯縱臣請國親
不作臺省官凡有斜封待闕等官悉請停罷可乎上
曰是朕素志也又曰近密佞倖之徒冒犯憲網者皆
以寵免臣請行朝典可乎上曰朕切齒久矣又曰比
因戾家戚里進奉求媚近及公卿方鎮亦為之又請
除租庸賦稅之外蠹杜絕之可乎上曰願行之又曰
大宗造福先寺中宗造聖善寺上皇造金仙玉真觀
皆費巨萬蠹生靈凡寺觀宮殿請止絕建造可乎
上曰朕亟觀之御心不安而況敢為之者哉又曰自

燕欽融韋月將獻直得罪由是諫臣阻絕臣請凡在
官之士皆得觸龍鱗犯忌諱可乎上曰朕非惟容之
亦能行之又曰太后臨朝以來喉舌之任或出於闕
人之口臣請中官不預公事可乎上曰懷之久矣又
曰呂氏產祿幾危西京馬鄧閹梁交亂東漢萬古寒
心國朝為患臣請書諸史冊承為商鑒作萬代師可
乎上乃治然良久曰此事可謂剖肌刻骨者元崇再
拜曰此陛下致仁政之初是臣干載一遇之日敢當
輔弼之任天下幸甚又再拜舞蹈稱萬歲者三從官
千萬皆出弟上日坐卿於燕公下燕公不敢坐問之
說日元崇是先朝舊臣合當首坐元崇曰張是叢徵
宮使臣外宰相不合首坐上曰可元崇遂居首坐天
下稱賢相焉以上楊以為舊唐書文帝曰卿宜遂相
朕崇知帝大度鏡於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即陽不
謝帝惟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闕陛下度不可行
臣敢辭帝曰試為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
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
悔臣願不倖遷功可乎比來壬佞冒觸憲網皆得以
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
闔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戚里進奉以自媚

於上公卿方鎮亦爲之臣願租賦外一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褒仰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眞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閻梁亂天下國家爲甚臣願推此鑒戒爲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翌日拜兵部尙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以上新唐書文

然舊傳不載十事要說而文苑英華八百八十四卷張說撰神道碑亦無此若謂新書濫采小說不可信則非蓋神道碑簡略草率之至事蹟殊覺寥寥此眞不可解不足據也惟謚文獻新舊同而碑作文貞則當以碑爲正

初七至終七設七僧齋

舊姚崇傳崇臨終遺令戒子孫不作佛法若未能全依正道須順俗情從初七至終七任設七僧齋考北史外戚傳胡國珍薨明帝詔自始薨至七七皆爲設千僧齋齋令七人出家百日設萬人齋二七人出家又恩幸傳閹人孟欒死七日靈太后爲設二百僧齋北齊書儒林傳孫靈暉爲南陽王綽師綽死後每至七日及百日靈暉恒爲請僧設齋傳經行道俗七七之說葢自佛法入中土時有之然昏主孽后未足多怪靈暉以儒林中人爲之亦可愧矣皇甫湜持正文集第六卷韓文公神道碑云四年十二月丙子薨靖

安里第遺命喪葬無不如禮俗習異教畫寫浮圖日以七數之及拘陰陽所謂吉凶一無汚我李翺習之文集第四卷去佛齋論自序云故温縣令楊垂撰集喪儀其一篇云七七齋以其日送卒者衣服於佛寺以申追福翺以楊氏喪儀多可行者獨此一事傷禮故論而去之此文眞德秀文章正宗第十二卷采之如韓李可謂知者不惑如姚崇未免信道不篤

宋璟無字

舊新宋璟傳皆無字而顔眞卿撰神道碑其文載顔文集第三卷又載都穆金薤琳瑯第十六卷此碑今

在直隸順德府沙河縣北右見杜灝沙河志第一卷古蹟第二卷祠祀冢墓等門言縣北食膳鋪留客郵西北里許有宋公墓墓前有祠堂碑在祠內撰文書丹篆額皆顏公名三絶碑已斷仆明正德中知縣方豪出之土中復立於此歸震川文集有與沙河令乞碑札予藏有拓本據碑於公諱璟下有字字其下空二格宋顏相去時代不遠且顏作碑據盧僎行狀必同時人而竟闕然蓋唐初人多以字行宋則直有名無字尤異事也里巷小夫乳臭之子不但有字且多別號聞此亦足媿矣

自廣平徙

新但云邢州南和人神道碑同而舊則此下多一句

云其先自廣平徙焉此句𨚫不可少宋崇寧二年范致君跋謂墓之東別有一碑乃公之祖贈邢州刺史墓碑爲居民斧而剩之此碑予亦得拓本字皆不可辨其可辨者第二行有廣平字第三行有列人字宰相世系表漢中尉宋昌居西河介休十二世孫晃晃三子恭識洽徙廣平利人利當作列漢地理志廣平國屬縣也顔集作烈非璟之先占籍此縣故璟貟封廣平公其後乃徙南和耳知舊傳此句不可少

元撫贈邢州刺史

顔碑歷敘璟之七世祖弁五世祖欽道高祖元節曾

祖宏峻顏集作俊非祖務本父元撫皆與世系表合而碑於欽道獨但言祖不言幾代此唐人拙句元撫已身所歷之官爲衛州司戶碑表同表無贈官而碑言贈戶部尚書舊傳言贈邢州刺史則與尚書尊刺史卑蓋先贈刺史後贈尚書當以碑爲正舊傳非其邢州刺史之嘗爲元撫贈官則可信今墓東別碑在宋已剝今又隔六七百年剝落更甚然篆額唐贈邢州刺史宋府君神道碑十二字標題唐故贈邢州刺史宋公神十字皆極明第十行有京雜字當卽指爲司戶其爲璟父元撫碑無疑特立碑之時尚未得贈尚書

耳而范致君以爲璟祖謬也

楊再思宣勅令璟出

舊傳長安中張昌宗私引相工李宏泰觀占吉凶言涉不順爲飛書所告璟廷奏請窮究其狀則天不悅內史楊再思恐忤旨遽宣勅令璟出新傳於此事則傳宣令璟出者爲姚璹非再思考通鑑第二百七卷長安四年十二月敘此事正與舊書同而顏公所作神道碑於此則云內史令出新宰相年表長安四年七月左肅政臺御史大夫楊再思守內史則碑云內史正謂再思再思黨於張易之昌宗媚悅取容時號

兩脚狐姚璹未聞有此新書務改舊以求異不顧事實

三使皆辭

新傳言詔璟按獄揚州又詔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又詔副李嶠使隴蜀三使皆辭易之與璟出劾奏誅之計不行此事舊傳及神道碑皆無愚謂新書此上文已言二張常欲中傷后知之得免則易之雖劾奏當亦不能害矣若果能劾奏誅之何分內外果有此事關繫歷官出入神道碑不宜不載當從舊書

典選一段語未明

舊宋璟傳崔湜鄭愔典選爲權門所制九流失敘預用兩年員闕注擬不足更置比冬選人大爲士庶所嘆語甚不明新書改爲至迎用二歲闕猶不能給更置比冬選流品淆亦甚費解

被召不與楊思勗一言

璟爲廣州都督開元初徵拜刑部尙書新舊書同封演聞見記第九卷端愨篇云璟在廣府元宗使內侍楊思勗馳馬往追璟在路不與思勗交一言思勗以將軍貴倖殿庭因訴元宗嗟嘆良久卽拜刑部尙書此事亦見顏公神道碑而顏公旣作此文之外別撰

拾璟軼事如干條爲碑側記刻之予亦得拓本末段言昭義節度使薛嵩命屯田郎中權知邢州刺史封演辨立碑事可見演因摹勒特摘此事載入所著聞見記宋公剛正美不勝書而此事人情所難亦公風節表著處乃新有舊無此新勝舊

事蹟詳略互異可兩通者

舊傳中宗幸西京時居東都久反謂西京爲幸言之不順新傳改作還京師是舊傳璟檢校貝州刺史時河北頻遭水潦百姓飢餒三思封邑在貝州專使徵其租賦璟拒不與新傳改云檢校貝州刺史時河北

永歲大饑三思使斂封租云云作觀之令人茫然不曉但求文減不顧義晦舊傳遷幽州都督兼御史大夫轉廣州都督爲五府經略使新省去御史大夫及經略此差可轉京兆尹新於其上加以雍州爲京兆府然後言復爲尹新是兼黃門監明年官名改易爲侍中新删官改一層直言兼侍中非新載日食陳奏一段又載抑郝靈佺斬突厥默啜固功一段此二事舊皆無神道碑亦皆無舊載敕勒還朝集使絕改轉僥求及禁斷惡錢一段此二事新皆無神道碑亦皆無

以上各條雖小有得失然皆尚可兩通

璟有八子

舊傳不言璟有幾子但載其子事凡六人昇尚渾恕華衡也新書據之直言璟有六子而世系表則璟八子昇之上尚有復華之上尚有延傳與表不相應也神道碑則云公有七子而其下列八人名皆與世系表合碑側記亦云第三子渾第八子衡云云故趙明誠金石錄第二十八卷謂顏公誤書八爲七此說甚確王氏澍竹雲題跋第三卷謂碑明言長子復先公卒然後列七子名位則此非筆誤乃據存者有七而言之此說亦通但此碑筆誤甚多如狂豎犯闕兇渠

既戕此謂權梁山構逆事文集甚明而碑誤作兇渠既滅乃陟右揆讜論泱泱此謂拜尚書右丞相而碑乃重二字誤作右揆泱泱末云豐碑堅碣萬古昔相碑誤作豐碑碣竪亦皆不詞全文約一千七百字皆正書筆誤自所不免七子之七究以筆誤為是至范致君重刻碑及碑側記與原刻異者皆從文集則與原刻碑合者居多與重刻碑殆必不同都氏未見原刻碑執重刻碑當之反據之以駁文集為非予既得原刻碑矣未見重刻碑而得其碑側記中有二處小字雙行注云缺三字缺五字其為重刻極明碑無注

鈇處則爲原刻亦極明鄱氏竟不能辨是其所非非其所是誤甚然文集亦多謬者有一處上下文皆敘中宗睿宗事忽插一句云元宗將幸西蜀豈非笑端且璟卒於開元二十五年乃見元宗幸蜀此眞不辨菽麥者所妄改

姚宋後人賢否懸殊

姚崇宋璟二人皆賢相而崇尚權譎璟惟正直然璟六子皆貪淫荒穢醜聲狼籍頹其家門而崇之子孫多賢者論者遂謂崇近情故多福璟谿刻故無後但許善心隋之忠臣其子敬宗姦邪敬宗之曾孫遠則

又死難者也盧懷慎清正子奐亦名宦奕則殉節入忠義傳而奕之子杞爲元惡巨憝乃杞子元輔新忠義傳又言其少以清行聞端靜介正能紹其祖歷顯劇而人不以杞之惡爲累李義府姦臣也而其子湛爲中興功臣新書本傳稱世不以其父惡爲貶狄仁傑一代純臣其子景暉居官貪暴民苦之共毀其父生祠不復奉由此觀之天道難知人貴自立耳新贊云崇善應變璟善守文道不同同歸於治斯平允之論且崇嘗薦璟自代則知兩賢心事固有殊塗而同歸者矣

元宗初政能並用姚宋心實樂崇之通惡璟之介肅宗卽位鳳翔元宗與裴士淹論崇在賊不足滅璟賣直取名元宗心于此盡露見新姦臣李林甫傳

十七史商榷卷八十七